

专稿

诗歌的城市 诗歌的河

□程步涛(北京)

说鹤壁是一座诗的城市,是因为有“双鹤栖于南山峭壁”这样一个传说。想想吧,两只仙鹤傲立于峭壁之上,这该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若那鹤再扇动翅羽,在蓝天白云间画出条条悠然的弧线,又该激起人们怎样的美丽联想!仅这个名称,便是一首足以传唱千年的抒情长诗。

说淇河是一条诗河流,是因为这条形成于下奥陶纪,流淌了5亿多年的河,养育了两岸人民,也孕育了两岸文化。《诗经》300首中,有39首是直接描绘淇河风光的,历代文人留在这里的墨迹更是如烟如海。李白、杜甫、高适、苏轼等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都曾在淇河两岸留下他们穿透古今的光芒。

具有如此悠久文化传统的一座城市,我却并不熟悉。对于它,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南来北往时,透过列车车窗,眺望一下它那一闪而过的轮廓。直到一天,著名诗人雷抒雁给我讲他撰写《诗经读本·国风》的初衷,讲他家乡的渭河时,谈到了淇河。我忽地意识到,自己若干次透过车窗遥望的那片土地上,还流淌着一条了不起的河。

抒雁在他的这部专著序言中写道:“歌唱不是唱歌。诗涉及一个民族的起源,《诗经》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抒雁还说,他撰写此书,是要触摸从远古发出的第

一声歌唱的旋律、韵味、诉说;是要触摸一个民族最初的心跳。由此,我想起英国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艺术中》说过的话,科学家探索的是某些物质的化学成分和构造,它们赋予物质以生命以及生物体以意识的物质条件。那么诗歌呢?诗人呢?他们探索的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构成与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和诗歌触摸的是人与自然、与土地、与历史、与社会等诸多的关系。

记得那天,抒雁说,你应该去看看渭河,而后,他眯起眼睛,如梦如幻地给我描述渭河在他儿时记忆中的样子。我说,我先去看淇河。抒雁问,为什么?我说,淇河离北京近。虽然从北京乘高铁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并没有能很快地站到淇河的岸边。直到作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的抒雁去世后,我才得以与继任会长韩作荣一起踏上了鹤壁的土地。

那是两年前十月的一天,鹤壁的天很蓝,穿过城市高大的建筑群,我们来到淇河岸边。水,清澈澄碧,微风里闪烁点点波光,陪同我们的一位女副市长弯腰伏身,掬起一捧清水饮下,而后用纤长的手指轻抹一下秀丽的嘴唇,说了一个字:甜。我和作荣也随之掬起一捧水饮下,是的,河水是甜的,但我们还品味到这条流淌了亿万年的河流的风骨和清韵。

我和作荣到鹤壁是因为诗——这里有许许多多优秀的诗人

和众多的诗歌爱好者,这里有许多由诗歌爱好者组织的诗社,他们经常开展各式各样的诗歌创作和朗诵活动。诗歌,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耀眼的名片。而我们,就是来这里认识这张城市的名片的,尽管这里有许多历史名胜与古迹,有总也看不够的自然风光,我们却只想走进诗歌,走进这座城市的内心世界,一探鹤壁人纯净阔达的心境。

我国是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自秦汉以降,我们的先人以诗歌表达他们的思念、爱情、忧伤与感怀。而我们也得以从诗句中感受先人创造文明开拓历史所迈出的艰难卓绝的步履。

然而,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鹤壁却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一座年轻的城市又是怎样把这厚重的文化传承延续至今的呢?是因为那一度又一度的春风秋雨吗?还是因为这一季又一季的播种收获吗?还是因为这从未干涸过、断流过、改道过的淇河?我和作荣就这样走在鹤壁的土地上,听淇河悠然的浪声,读淳朴真切

的诗稿,听充满真情的诵读——我们在以诗证史,以诗读心。在淇水诗苑,我们与一个诗社的诗友们相遇了,虽然这是安排,因为时间太紧,无法坐下来与诗友们细细交流,但又想一睹鹤壁朗诵活动的风采。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小型的朗诵会。陪伴着朗诵会的是长达三公里的诗歌碑林,是繁茂的林地和澄澈的河水,

诗友们围作一圈,次第走到其间,背诵或诵读自己的新作。他们用的多是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方言,亲切,自然,个个中气十足,音韵铿锵,把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朗诵完毕,大家就报以掌声,现场的气氛便更加热烈。临别,诗友赠我们数册自己印制的诗集。这些诗集,至今还放在我的案头,我把它视作最新鲜的花朵,因为它们来自诗歌的原野,表现的是鹤壁诗歌的深厚群众基础。

那天晚间,我和作荣与鹤壁的同志谈起了诗,谈起了鹤壁的文化与经济。一位领导同志的话让我和作荣对鹤壁的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位领导同志说,每个地方都希望自己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每个地方都希望能有一种方式为经济搭台,因此,不少地方都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说。鹤壁不,鹤壁不把文化作为经济的辅助手段。比如诗歌,鹤壁把诗歌看作精神文明的基础,而精神文明则是一座城市建设基础的基础。这位领导同志强调说,对文化,不能搞实用主义。

两天的时间如同淇河泛起的浪花一瞬即逝,就在那两天里,我们与鹤壁的同志达成了共识:以中国诗歌学会的名义,命名淇河为“中国诗河”。

返京路上,我和作荣谈及那位领导同志的观点。对于文化,对于诗歌,我们并非一直都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在上世纪的一些岁

月里,我们曾经把诗歌作为服务于那个畸形政治的工具,那时也有大量的诗歌涌现,但留给我们的却是苦涩和尴尬的记忆。那时的诗歌也是时代的标签,所幸的是,它已经被夹在发黄的历史册页里,翻开时,会轻扬几星尘土而已。

今天,我们这个民族正踏上一条伟大的复兴之路,这条路上当然会有诗、有歌,有能够一直传唱下去的诗和歌。因为诗人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建设者,他们在用汗水为一个民族筑路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灵魂,为这个时代歌唱。这是由衷的歌唱,是心声,响遏行云,直上穹苍。

一年后,又是秋风送爽时节,鹤壁市与中国诗歌学会一起举行仪式,自此,淇河成为中国第一条以诗的名义命名的河流。

最难忘是在淇河岸边举行的大型群众诗歌朗诵会上,近百位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朗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响亮的童音响彻淇河两岸,我们的心在孩子们的朗诵中飞翔,而远方,一个灿烂的世界也正迎面向我们走来。

(作者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现代诗

关于诗(组诗)

□纪文涛

诗之骨气

也许你不敢想下去
我的诗行却依然如故
顺着人生的纹理
用手中的笔我不停地雕琢
从一个台阶跨上更高的台阶
是思之又思的一种疼痛

停顿在思考之中停是有意义的
落伍在退缩之中落是失之万幸
深渊的挣扎唯有海阔天空
那朵不经风雨的花
已将阳光的厚爱曲解成
一种病态的惨淡

无物里昂起的头
有了新的欲望和丰满的翅膀
就会卸下季节的疲惫
凌空翱翔在一种高度
山峰有了无限风光
小河有了激情岁月

不能丢失的就是一种精神
一种向上的状态
一种高昂的斗志
疾书诗之魂,挥就诗之骨
让每一个词充满钙质
使每一首诗都充满底气

用诗行感悟人生

开始感叹人生的苦短
还有多少词不达意等待着润色
还有多少语不惊人等待着激情
那个使用多次的意象仍然
没有抵达升华的高度
诗行努力珍惜每一次阅读

尽量将视野开阔到极致吧

从结局体味过程
从远方詰问距离
从卑微感悟伟大
从平淡索取哲理
挣脱束缚,诗行便轻松下来
而命运中每一次抉择
都让心灵依托给大地了
自由无悔地感悟人生

一首好诗的高度

有过的痛苦和激动
都是过往的烟云,小河的涟漪
寂寞和无聊里我想了许多
前方的路无论多么坎坷
也得用心灵走下去
没有回头的意象
只能在跋涉里
诉说执着的含义

看上去奇妙无穷
悟下去心旷神怡
我在诗中追寻自我
我在诗外品尝韵味
一个字的分量巧遇了我
一行诗的底蕴厚待了我
然后就把自己写成
一首好诗的高度

我要建一座诗歌的工厂

从电流回到水回到煤
回到地的深层
流动和燃烧是我创作不竭的源泉
从机器回到词回到字
顶天立地的人字就是
工厂里永远不能改变的灵魂
从声音回到韵回到律
三冬三夏的木头就会说话

我欲将我所掌控的字词
精心地选出优良品种
删除劣质的无病呻吟
就像销毁劣质的成品一样
无情地不听任何解释

诗歌工厂十分环保

不会带来任何污染噪音
悦耳的分贝便于血液的流动
舒服的组合便于心灵的沟通
无助孤寂烦躁不安
请到我的工厂里看一看吧
重新洗礼一次感悟人生的美好

我的工厂不需要太多的员工
它的编制就是丰富的想象
准确的意象生动的形象
动人的情感贴切的比喻
深厚的内涵闪烁的灵感
万马的奔腾群山的回音
富有哲理的表述
浸透肺腑的诉说
还有一个真实的自我

春 雨

□周鸣祥

我的灵魂早已被你掠走
那一滴滴 那一丝丝
轻轻地将我的心勾引
或许 你早该来临
不然 我怎么走进你

那么 就陶醉吧
穿过绵绵无尽的馈赠
我把仰望和灵感连接起来
好让诗意在此刻萌芽
好让梦想在春天开花

我相信一条小河

□董本宾

我相信一条小河
就是大地的一条飘带
我相信,月色里
没有谁去凝视
一朵奔腾的浪花

我相信月亮只是一个银碗
把月光泼洒
我还相信
我晃动钻天杨
就会把月亮晃落水中

文赋

桃花赋

□牛子社

四时皆有花。然文人雅士偏爱莲之高洁、菊之孤傲、梅之清奇,鄙薄春华久矣。岂不知桃花虽位列三春,却不争花时、不择显地、不耀花色,疏已奉实。草木之品有贵于斯者哉?

至若春和日丽,万芳竞秀,嫣红艳紫,娇态纷呈。唯桃花不与春风约花期,孤荣留待芳菲尽。春江水暖,闹风而绽;冰河汛迟,待机而开。或装点料峭晨曦,或相伴寂静暮色。似此清淡情怀岂逊圣贤之志趣乎?

若夫荷依水清,梅因寒奇,牡丹富贵难离上林骨髓,金菊吐蕊藉其三秋霜色。唯桃花可植庭院,傍寒寺,临清溪,倚疏篱,簇丘垤,饰长堤,隐若桃花洞中人,瓣落不惊池中鱼。纵魏晋远逝,陶令不再,岂无人欣赏桃花之风骨乎?

至如繁彩似锦,艳影袭人,梅菊溢彩,枝叶颓萎,牡丹欲称国色,骀宫摇曳秋柱。唯桃花不掩虬枝之壮,不夺葱叶之翠,隐隐替树冠,绝无逸出枝。有心衣素,不避浅淡;无意施黛,雨染微酡。蜂蝶至而不袭,诗思成而无邪,纵娥英重生有此媚淑之姿态乎?

至于花之为花,欲夺人目,极一时,终成抔土。恰似星为流贼稍纵即去,水为逝波未润佳木。唯桃花春则以其色夺目,秋则以其果充腹,凝脂不妖,落红无泪,旧蒂不眠,硕果高挂,春华秋实,盈盈此生,岂荷桂梅菊所能比拟乎?

嗟夫,世间贪虚荣慕浮华者众矣,岂不闻山贵其高,流贵其长,物贵其用,人贵其才。花如桃花,不立耿介脱俗之高标准,不作潇洒出尘之怀想,甘愿静谥之空谷,独守寂寥之山阿,始终不改风志,厥花美哉,厥实美哉,厥品美哉。

诗词

诗二首

□杨子(浙江温州)

观浚县隋唐大运河

卫水东流去,黎阳波上红。
云霞蒸暖气,翠鸟啄枯丛。
河石沧桑满,琴音跌宕空。
浚州千古事,史迹有追蓬。

登大伾山

日暖天高万里看,大伾顶上一凭栏。
照熙人海城增色,袅袅香烟景借妍。
不问浮云穿吕洞,已知紫气贯东关。
青霄漠漠河山绝,大佛无言却戴冠。

淇园竹

□董琳炜

淇园八景竹为首,绿竹猗猗两岸秀。
治兵百万助光武,如篔簹竹至此休。

淇水赞二首

□曹园

其一

淇水天成雁两行,
仙境置身何思量。
最是春花开满处,
天下桃李竞芬芳。

其二

青云和风日渐暖,
三界曙色尽常乐。
今朝复行淇水路,
千万岁月自繁和。



大道至简

李广军 书



知行

有为

石璞 刻

投稿信箱:hbrbfk@163.com

本版策划:樊青戈

散文

□窦增新

自幼对桃花我是情有独钟的,那粉红的花蕾,迷人的芳香,以及暖风摇落花千树的满目缤纷总是沉淀在记忆深处。

而桃花是在语文课本中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初次认识的。还知道武汉大学有一个樱花园,直到去年媒体报道华夏南路惊现樱花大道才又一次引起了它的注意。

曾经独往欣赏过桃花的美丽芬芳,也几次陪朋友前去观赏,说实在话总觉得它太鲜艳和招摇,没有我的桃花朴素

美丽。二月份作为文化方面的委员参加市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有几个委员就提出了举办樱花文化节的建议,相关的话题也就随之而出,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最初拓展鹤壁旅游新景点、推介诗歌文化的本意也引起了热议。

首先需要说明的,樱花不是日本的专利,全世界有50多个野生樱花基本种,中国占38个,其次以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分布较多。桃花的原产地是中国,据文献资料考证,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樱花已在我国宫苑内栽培,至唐朝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园。

名人樱花诗词最早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苍垂扬岸”,白居易也写过:“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明代于若瀛:“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周恩来总理也有一诗写到樱花:“樱花红陌上,柳絮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日本栽种樱花不过千余年历史,是从中国引进梅花时夹带到日本的,后来逐渐被发扬光大。《樱大鉴》(日本学者撰著的具权威性的樱花专著)就记载了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传过去的。

樱花的生命很短暂,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7天,整棵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16天左右,形成樱花边开边落的特点。被尊为国花,不仅是因为它的妩媚娇艳,更重要的是它经历短暂的灿烂后随即凋谢的“壮烈”,死在最美的一刻。日本被誉为“樱花之国”,樱花也成为日本国家与民族的象征,但是从皇室到士人均看重菊花,从天皇的家徽到军徽都是菊花。

有的国家把两种或几种花、藤类称为国花。泰国国花:素馨、睡莲;俄罗斯国花:向日葵;印度国花:荷花、菩提树;

成为侵略扩张的理想信念,为樱花抹上了不能忘却的污点,这自然违背了人类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最初动机,这样的武运自然不会长久。也请现在仍具有野心的日本当权者三思,美丽的樱花绝不会给你们们的政治野心带来好运。樱花的祖宗在中国,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我们的樱花开得更灿烂、更芬芳。

美丽的风景和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性格、陶冶人的情操,让我们弘扬正能量,冲破霸权者和别有用心野心家设置的重重障碍,用自己的真知灼见投身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大潮。

历史不能忘,只有走出以前的痛苦和阴影,创造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新篇章,才是我们弘扬民族精神,创造中国梦的共同目标。

也谈樱花